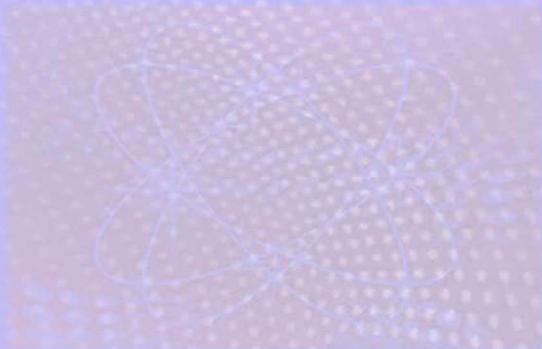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

# 丰 收

叶 紫/著

22

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



# 丰 收

叶 紫/著

22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收/叶紫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2007. 4
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)

ISBN 978-7-80723-149-3

I. 丰... II. 叶...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9598 号

# 丰 收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叶 紫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| 远方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|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     |
| 邮 编   | 010010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开 本 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225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2800 千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 | 3000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准书号  | ISBN 978-7-80723-149-3 |
| 总 定 价 | 566.00 元(共 26 册)       |

---

远方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

## 叶紫简介

叶紫(1910—1939年)原名余昭明,又名余鹤林、汤宠。湖南益阳人。1926年就读于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。叶紫的父亲、叔父、姐姐都是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,均于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被杀害。叶紫逃出家乡后,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漂泊,先后流落到南京、上海等地。做过苦工,拉过洋车,当过兵,讨过饭,后又任过小学教员和报馆编辑。

1932年叶紫与陈企霞共同创办《无名文艺》,同年加入“左联”,走上文学道路。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《丰收》,引起文坛注目。随后又写了一些散文、小说。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,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丰收》,收入《奴隶丛书》。同年患严重肺病。病中写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说《星》及短篇小说集《山村一夜》。

叶紫的小说,多取材于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熟悉的故乡



生活,尤其注重表现 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空前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农民的被逼反抗。从艺术上看,由于他对人的把握不是从人性,而是从经济状况、阶级关系来进行的,因而对人的表现比较肤浅,对社会关系的表现也失之单纯;但由于叶紫忠实于现实以及感情的真挚,他的描绘总是那么纯朴,真实。这使他的小说虽不深厚,但简朴、真实,决不浮泛、空虚和概念化。

叶紫小说所表现的对统治阶级的愤怒,不是局限于个人际遇的,而是超越了个人悲欢的对人间不平等的愤怒。叶紫曾自谓“刻画着这不平的人世”,“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不平”。这种着眼于人类的崇高情怀与境界,使叶紫小说能超越当时左翼文学的功利主义时尚,显示出崇高的美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叶紫因贫病交困离沪返湘。1939 年不幸英年早逝。

## 前 言

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，上承古代、近代文学，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。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式，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、感情、心理、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。

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，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。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，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、铿锵有力的旋律。在这里——我们可以和朱自清欣赏荷塘月色的美景；可以向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；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迈；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。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“左联”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、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、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、进取心。

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、民族气节、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。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,有许多已编入大、中、小学的教科书,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,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然而,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,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天惊,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,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。为此,我们经过精心选择,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每人汇成一集,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;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。

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与火的历史,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、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!

编者



# 目 录

---

叶紫简介 / 1

## 散文

行军掉队记 / 3

夜雨飘流的回忆 / 17

行军散记 / 24

岳阳楼 / 40

古渡头 / 44

南行杂记 / 51

插田 / 65

夜的行进曲 / 70

殇儿记 / 74

丰  
收



湖上 / 78

懒捐 / 95

### 小说

丰收 / 115

星 / 170

刀手费 / 265

电车上 / 268

山村一夜 / 275

# 散 文





# 行军掉队记

## 一、山行

掉队以后，我们，一共是五个人，在这荒山中已经走了四个整天了。我们的心中，谁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。本来，依我们的计划，每天应该多走三十里路，预料至多在这四天之内，一定要追上我们的部队的。但是，我们毕竟是打了折扣，四天过了还没有追上一半路程。彷徨，焦灼……各种各色的感慨的因子，一齐麋集在我们的心头。

五个人中间，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枝手枪——一枝土式的六子连——其余的四个



人，差不多都只靠着我这枝东西保护。传令目，副官，勤务兵，外加上那一个最怕死的政治训练办公厅主任。

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枝手枪，就故意地骄傲了。实实在在地，我对于我的这几位同伴，除了那个小勤务兵以外，其余的三个，就没有一个不使我心烦的。尤其是那一个最怕死的自称为主任的家伙。要不是为了他，我们至少不致于还延误在山中，四五天追不到部队。天亮了以后，看不见太阳，他不肯走；下午，太阳还高挂在半天空中，他就要落店。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见了一个什么不祥的征兆，或者是迷途到一个绝路的悬崖上去了，他就要首先吓得抖战起来，面色苍白，牙齿磕得崩崩地响。然而，一过了险境，看见了平安，他却比什么人都显得神气。

山路是那样地崎岖，曲折，荒凉得令人心悸，要很细心才能够寻出正路来。几天来，我们都沿着前面部队经过时所作的记号，很迅速地攀行着。谁也是小心翼翼地，不敢大声。我们知道，这姿山一带的居民，一向就横蛮得不讲道理。他们也是最讨厌军队。往常，我们的大队在这里过境时，他们就曾经毫不客气地截过尾巴。他们并没有枪，也没有火炮。他们只凭着自己的锄头，广众的人数，在你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时，一下子从树林里面跳出来，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后的一排人，一班人，或者是行李担子，通统劫去。锄头可以准确地把拿枪的打到山涧里，使你来不及翻身扫射。全部去完了，等你前面的大



队知道了，调回来围捕他们时，他们就一声唿哨，通统钻进树林里面，连影子都抓不回来。

过去的印象，的确是太深入我们的脑筋了，所以我们才恐怖得那样厉害。尤其是虽有一枝手枪，却比没有还容易摆布的五个光身的人，如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触怒了，还有命吗？

训练主任这个时候总是和我特别讲得来，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。但，我却不时故意地捏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来恫吓他，使他发急。这，我并不是有心欺侮弱者，实在是我们中途太感到寂寞了，找不到一点能够开开心心的资料。

太阳渐渐把树影儿拉长了，我们都加紧着脚步，想找一个能够打尖过夜的客店，然而，没有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传令目和副官爷都发急了。

“不要紧的！”训练主任停了一停，献功似地说：“你看，那边山脚下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”

于是，我们就轻了一轻身上的小包袱，远远地赶着那个行人的后尘，追求着我们的安宿处。

## 二、白米饭

跟着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后，约莫走了两三里路，天色已经渐渐地乌黑了。起先，因为距离得相当远，那个人好像还不曾察觉，后来追随得近了，他才知道后面有人。回头看看，我们的几件灰布衣服，便首先映入了他眼脸，他不由的吓了一跳，翻身就跑。

我们为了住宿问题，紧紧地钉着，追着。半里路之后，我们清晰地看见他转了一个弯儿，躲进山谷中的一座小屋里去了。在偌大的一个山谷中，就只看见那么一座小屋子，孤零零地竖立着。

我们跟过去——门儿关着，屋子里鸦雀无声。

“怎么办呢？妈的！他把门关起来了。”训练主任举起一只脚来，望着我，想踢过去。

“不要踢！”我向训练主任摇了一摇头。“让我来叫叫他看。”我把耳朵贴在门边上，用手指轻轻地敲着：“喂，朋友！开门，让我们借宿借宿吧！”

里面没有回答。随后，我们又各别地敲叫了好些声。

副官和传令目都不耐烦了，天也更加乌黑得厉害。他们不由的发了老脾气，穷凶极恶地叫骂起来：





“不开门吗？操你的祖宗，打！——”“打”字的声音拖得特别长，特别大。果然，里面的人回出话来了：

“老总爷！做做好事吧！我们这屋子大小。再过去五里路就有宿店的……”

“不行！我们非住你这里……”副官越说越气。

双方又相持了一会。结果还是由我走到门边去，轻轻地说了些好话，又安慰了他许多，我们只有五个人，临时睡一忽就走，决不多打扰他们！……

半晌，他才将那扇小门开开着。

在细微的一线星光底下，那里面有两个被吓作一团的孩子，看见我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我们趁着说明了我们是掉队的军人，对他们绝没有妨碍，叫他尽管放心。一路走来我们还没有吃晚饭，我们自己原由勤务兵带着有一点米的，现在只借借他的锅灶烧一下。那个人也还老实。他也向我们说明了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就在这小屋子里过活着，一年到头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饭。今晚，起先他并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进门，实在是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，他怕惊坏了他的老婆和孩子，真正是对我们不起的！并且，他还有点怕那个——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汉们知道了要怪他，说他容留官兵住宿。所以……

我们跟着又向他解释了一遍，他这才比较地安了心。

勤务兵和传令目烧饭，两个孩子站在火光旁边望着。烧



好了。一碗一碗盛出来，孩子们的颈子伸得像鸭子一样。我们尽管吃，涎沫便从那两个的小口里流出来，实在馋不住了，才扭着他们的妈妈哭嚷着：

“呜！妈妈……好香的白米饭啊！”妈妈不响，眼泪偷偷地从那两副小脸儿上流下来了。

我和训练主任的心中都有点儿不忍了，想盛出一碗来给那两个孩子吃吃，但一转眼看到自家都还不够时，就只好硬着心肠儿咀嚼起来。

之后，训练主任还要巴巴地去向他们追问：

“你们一年到头吃些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！老总爷，苦啊！玉蜀黍，要留着还税；山薯，山上的好汉们又要抽头；平常日子，我们多半是吃苡米的……”

“苡米？”我夹着也问了一句。

“是呀——小苡树的嫩根，拌在山薯里吃！”

半晌，我们没有回话。想起刚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儿饭来给那两个孩子吃的情形，心中像给一种什么东西束缚得紧紧的。